

清宫扎什琏玛造像的来源及 像式类型分析

马云华

内容提要 扎什琏玛佛像因特征明确、像式丰富、工艺精细，在故宫珍藏的佛教造像中独树一帜。清宫的扎什琏玛像多附有皇家特有的黄条题记。本文从这些黄条所记内容入手，结合档案资料，对此类造像进行来源、类型及题材风格的细化探究，并进一步说明扎什琏玛对清宫佛教造像风格的深刻影响及其在促进西藏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方面曾经发挥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 清宫 扎什伦布寺 扎什琏玛 进献 像式

在藏传佛教金铜造像中，常常可以见到“琏玛”一词。“琏玛”译自藏文，意为“响铜”，是藏语对铸造佛像所用铜合金的总称。据《西藏宗教艺术》一书介绍，西藏琏玛佛像依照出资人、工匠名、地名、寺院、派系等标准可分为九种^①，其中扎什伦布寺琏玛是以寺院名称命名的最具代表性的西藏琏玛佛像之一，简称扎什琏玛，是指以后藏日喀则地区扎什伦布寺为核心铸造的佛像系列。

明正统十二年(1447)，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后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喇嘛)在后藏的日喀则创建扎什伦布寺，1459年寺院建成^②。在根敦珠巴经营扎什伦布寺的38年里，将“大师教授，宏扬于后藏”，使格鲁派在这一地区迅猛发展。万历二十八年(1600)，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坚赞接管扎什伦布寺后，又陆续扩建和新建了大小殿堂十余座，僧侣迅速增至5000多人，寺属周边增建了许多作坊，吸引了后藏、阿里周边以及境外的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区的艺术家前来为扎寺服务。门拉顿珠

① 扎雅(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页131,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7年。

② 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页96, 文物出版社, 1996年。

嘉措是西藏山南的著名工匠，他不但参与了扎什伦布寺的修建工程，而且寺中许多塑像及壁画也出自他的手笔，对扎什伦布寺雕塑风格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15世纪中期拉萨最有名的工匠来乌群巴主持建造了扎什伦布寺的强巴佛大铜像，成为该寺的标志。随着佛寺的建立和宗教地位的上升，扎什伦布寺铸场便应运而生，制作了大量不同材质的佛像和各类唐卡，其成熟而又强大的铸造能力，使扎什伦布寺成为15—18世纪西藏中部继拉萨之后的另一个著名的佛像制作中心¹¹。扎什伦布寺制作的佛像不仅供应西藏地区寺庙及信教群众，而且还被迎请至西藏之外的北京、蒙古、青海等广大地区，在历史上十分闻名。

一 清宫扎什琿玛造像的来源

据笔者统计，故宫博物院现藏有400多尊扎什琿玛像，主要来自清宫收藏。从这些佛像所附的黄条内容可知，它们是由清代西藏班禅、达赖及甘肃、青海、蒙古等地宗教领袖、各民族首领及满汉大臣等人进献而来。

(一) 年班朝贡时的贡品

清代蒙藏地区，那些经过中央政府认可并册封的宗教首领，在当地行使政教职权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会大大提高，因而历世达赖和班禅、各大胡图克图等均以得到中央的册封为荣，并将此看成是巩固自己政教地位和行使合法权力的标志，所以每次得到中央政府批准继位的御旨后，受到册封的班禅或达赖等都要按照惯例通过年班堪布喇嘛向皇帝上书谢恩，并定期派遣代表进京向皇帝恭进方物。“查达赖、班禅于我朝未入关以前，已遣使呈进贡物”¹²。清朝初年对达赖、班禅等人遣使进贡并无定制。康熙帝总结“三藩之乱”的教训时说：“地方镇将‘常来朝见，则心知敬畏，如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辈亦以不令来朝，心生骄妄，以致反叛，此等事关系甚大。”¹³随后建立了各地封疆大吏的定期朝觐制度。出于同样的考虑，同时也为了规范喇嘛进京的次数和人数以及减少朝廷因不断赏赐而增加的开支，清廷于雍正初年定立了年班制度，规定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分两班隔年轮流派遣使者进贡。乾隆七年(1742)正式规定：达赖、班禅轮流隔一年一次遣使进贡，每年十一月到京，所贡“哈达、藏佛、经卷等物，无定数；进贡之年，于次年正月初十日以内，以庆贺进丹书克，所贡铜藏佛、银轮、银七珍八宝等物，亦无定数。所有办理藏务之胡图克图、公、扎萨克

¹¹ 大卫·杰克逊(向红笏等译)：《西藏绘画史》页296，西藏人民出版社、明天出版社，2001年。

¹²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页20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

¹³ 《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九，页2。

台吉等所进各贡，附于达赖喇嘛班内，贡物俱与达赖喇嘛同。”¹¹对于大喇嘛的进贡，清廷“每格外加恩赏赉”，给予大量钱财，“以示厚往薄来之意”。年班制度的确立，成为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宗教上层之间保持交流的重要渠道。

清朝前中期是清王朝对西藏进行有力控制和全面实施有效管理的最强时期，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进京等重要历史活动有效推动了西藏与中央的友好往来，中央与西藏关系达到了最为密切的阶段。宗教方面的全面融合，使扎什琿玛像源源不断地送入宫廷内府和皇家寺院。“雍正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张玉柱交来佛一尊，说特古特(即西藏)送进，系班禅厄尔德尼进的扎使力妈(即扎什利玛)礼子佛。传旨配好龕，画样呈览，供在佛楼斗坛内。钦此。”¹²这是自年班制度确立以来迄今发现的最早进入宫中的扎什琿玛像，是由五世班禅进献的。

除历代班禅外，达赖、章嘉、阿嘉、栋科尔、拉科等呼图克图、各大寺院诺门汗、堪布及驻藏大臣、清代官员等都向皇宫进献了大量的扎什琿玛像。经统计，西藏地区年班进贡扎什琿玛像的情况为：六世班禅10尊、七世班禅24尊，八世班禅6尊；八世达赖3尊，九世达赖9尊、十一世达赖3尊。〔表一〕列举了其中具有完备文字记载的部分佛像。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七世班禅进贡的佛像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大。七世班禅名丹必尼玛(1781—1853)，乾隆四十七年(1782)被选定为六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扎什伦布寺坐床，在位70余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在两次廓尔喀战争期间他捐献物资，协同清军保卫西藏，多次得到朝廷嘉奖。乾隆晚期时七世班禅还是一位少年，却表现出了敬畏圣恩，诚心恭顺中央王朝的决心，深得乾隆帝赞赏。1795年，是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周年吉日，年仅

〔表一〕大喇嘛年班朝贡时进献的扎什琿玛一览表

进献者	佛像名称	产地、时代	质地、高度	黄签内容
班禅	骑狮财神	西藏、18世纪	铜镀金、16厘米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二日收班臣厄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琿玛……(黄条残)
	四臂观音	西藏、18世纪	铜镀金、65厘米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钦命阿旺班珠尔胡土克图认看供奉大利益扎什琿玛四臂成锁观世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西藏、18世纪	红铜镀金、60厘米	班禅额尔尼之商卓忒巴扎萨克喇嘛济忠格烈加勒臻请圣安进扎什琿玛释迦牟尼佛一尊 ¹³

11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八，《土贡一》。

12 雍正九年《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

13 附“……请圣安”字样黄条的佛像多数也是年班朝贡时进献的，本文归为此类。除表中所列释迦牟尼佛之外，济忠格列加勒此次还进献了金刚佛、弥勒佛、文殊佛、无量寿佛，共五尊像。济忠格列加勒是主管扎什伦布寺事务的僧官，地位很高，乾隆四十五年随六世班禅来京，替六世班禅进献了这些佛像。

(续表)

进献者	佛像名称	产地、时代	质地、高度	黄签内容
班禅	文殊菩萨	西藏、17—18世纪	铜镀金、13厘米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收班禅额尔德尼等进大利益扎什琿玛文殊菩萨
	无量寿佛	西藏、18世纪	铜鎏金、13厘米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收班禅额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琿玛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	西藏、18世纪	铜镀金、21厘米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收班禅额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琿玛接引佛
	文殊菩萨	西藏、18世纪	红铜、15厘米	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收班禅额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琿玛文殊菩萨
	无量寿佛	西藏、18世纪	铜鎏金、13厘米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收热河带来大利益扎什琿玛无量寿佛
	四臂观音	西藏、18世纪	铜镀金、13厘米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收班禅额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琿玛四臂观世音菩萨
	无量寿佛	西藏、18世纪	铜鎏金、13厘米	乾隆六十二年八月收班禅额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琿玛无量寿佛
	大威德金刚	西藏、18世纪	铜鎏金、24厘米	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二日收班禅额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琿玛阳体威罗瓦金刚
	绿救度佛母	西藏、18世纪	铜鎏金、16厘米	嘉庆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收班禅额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琿玛绿救度佛母
	白救度佛母	西藏、17—18世纪	铜鎏金、20.5厘米	嘉庆七年十二月初八日收班禅额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琿玛白救度佛母
	无量寿佛	西藏、18世纪	铜镀金、19.9厘米	嘉庆十年正月初二日收班禅额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琿玛无量寿佛
八世	观音佛	西藏、19世纪	铜鎏金、20.5厘米	同治元年三月初九日收杨长喜交后藏班禅额尔德尼恭请圣安呈进观音佛一尊
	文殊菩萨	西藏、19世纪	铜镀金、12厘米	同治元年四月札萨克喇嘛罗…圣安进长寿佛三尊
达赖	九世 无量寿佛	西藏、18世纪	铜鎏金、21.8厘米	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收达赖喇嘛进大利益番铜琿玛无量寿佛
章嘉胡图克图	三世 成就佛	西藏、19世纪	铜鎏金、16厘米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收章嘉胡图克图进大利益扎什琿玛成就佛
东科尔呼土克图	六世 无量寿佛	西藏、17世纪	铜鎏金、14厘米	乾隆六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收东科尔呼土克图进大利益扎什琿玛无量寿佛
阿嘉胡图克图	三世 无量寿佛	西藏、18世纪	铜鎏金、13厘米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收阿嘉胡图克图进大利益扎什琿玛成就佛
仲巴胡图克图	白救度佛母	西藏、18世纪	铜鎏金、12.9厘米	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日收仲巴胡图克图进大利益扎什琿玛白救度佛母
第穆呼图克图	七世 释迦牟尼佛	西藏、15世纪	铜镀金、18.4厘米	第穆呼土克图呼毕勒罕请圣安进扎什琿玛释迦牟尼佛一尊
济咙呼图克图	八世 持兵器喜金刚	西藏、18世纪	铜镀金、21厘米	嘉庆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收济咙呼图克图进大利益番铜琿玛阴体持兵器喜金刚

15岁的七世班禅遣特使赴京呈递丹书克表示祝贺，乾隆帝敕书道：“尔呼毕勒罕年龄加长，正当肄业经典之时，尚不必索心公务，其恪遵朕旨，潜心佛法，追踪前世班禅额尔德尼，以冀长承慧业。……”^①，表达了乾隆皇帝对七世班禅的教导和爱惜之情。七世班禅接到敕书后，心中感激不已，特命扎什伦布寺4000名喇嘛念经，祈祝高宗长寿，恭贺仁宗登基。咸丰四年(1853)圆寂，终年72岁。因其在位时间久、又与朝廷相处融洽，所以我们见到七世班禅进献的大量佛像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 万寿圣节进献的贺礼

大活佛喇嘛除按定例向朝廷进贡外，凡遇皇帝登极、新年、万寿庆典等重大活动，均派使者前来奏表进献贡礼。给皇帝、皇太后寿辰大庆时进献的丹书克礼(寿礼)，并不在生日当天进贡，而是在年班朝觐时一同带来，即他们每次来京需备两份贡礼，一份是当年十一月进呈的表示臣服的方物；一份是次年正月初十日前呈递祝贺生日的寿礼。在给皇帝祝寿进献的贺礼中，扎什琿玛像是最常见的[表二]。

[表二] 万寿节时进献的扎什琿玛一览表

进献者	佛像名称	产地、时代	质地、高度	黄签内容	
班禅	六世	释迦牟尼佛	西藏、15世纪	铜镀金、26厘米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皇上驾幸扎什伦布，班禅额尔德尼恭敬大利益扎什琿玛释迦牟尼佛
		白救度佛母	西藏、18世纪	铜镀金、20厘米	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递丹书克进扎什琿玛白救度佛母一尊
		白救度佛母	西藏、18世纪	铜镀金、12.5厘米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收班禅额尔德尼进大利益扎什琿玛白救度佛母
		绿救度佛母	西藏、18世纪	铜镀金、15厘米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收热河带来大利益扎什琿玛绿救度佛母
		宗喀巴坐像	西藏、18世纪	金、50厘米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日班禅额尔德尼瞻仰天颜恭进十二上乐王座，藏释迦牟尼佛舍利大利益宗喀巴佛

① 《卫藏通志》页441，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续表)

进献者	佛像名称	产地、时代	质地、高度	黄签内容	
班禅	七世	无量寿佛	西藏、18世纪	铜鎏金、13厘米	道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收许福喜交利益番造无量寿佛一尊；班禅额尔德尼递丹书克进扎什琿玛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	西藏、18世纪	铜镀金、22.3厘米	道光十二年正月初四日收许福喜交班禅额尔德尼递丹书克进扎什琿玛无量寿佛一尊
		无量寿佛	西藏、19世纪	铜鎏金、22.4厘米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二日收刘国太交利益番铜琿玛无量寿佛一尊；章嘉呼图克图代班禅额尔德尼呈递丹书克进扎什琿玛无量寿佛一尊
	八世	长寿佛	西藏、19世纪	铜镀金、20.3厘米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收杨长春交同胎利益佛一尊；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因坐床差巴雅尔堪布噶曲罗布藏曲批呈递丹书克呈进长寿佛一尊
		观音	西藏、19世纪	银间镀金、12.5厘米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收杨长春交铜银利益佛一尊。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因坐床差巴雅尔堪布噶曲罗布藏曲批呈递丹书克呈进观音佛一尊
达赖	九世	白度母	西藏、19世纪	铜鎏金、18.4厘米	前藏达赖喇嘛恭祝万寿呈进琿玛观音佛一尊(实为白度母)
		无量寿佛立像	西藏、19世纪	铜镀金、85厘米	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另进扎什琿玛无量寿佛一尊
扎雅班弟达胡土克图	三世	无量寿佛	西藏、18世纪	铜鎏金、19厘米	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收喀尔喀扎雅班弟达胡土克图进大利益扎什琿玛无量寿佛

六世班禅是班禅一系中进京朝见皇帝的第一人，他在整个朝觐过程中向皇宫进献了大量的佛像，其中扎什琿玛多达36尊。“藏历铁鼠年(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天神文殊菩萨大皇帝一向对小僧慈悲怜悯之隆恩，永世难报。……为叩谢圣恩，敬备洁白哈达、释迦牟尼佛像、镀金前辈历世班禅像、赐寿如意轮吉祥响铜佛像(扎什琿玛佛像)及各佛像佛衣、印度氍毹线等，伏乞御览。”¹¹

同年六月，六世班禅为谢圣恩，“敬备礼品洁白哈达、无量寿佛和赐寿如意轮及作明佛母等镶瓏玉扎西响铜佛像(扎什琿玛佛像)、观音和文殊菩萨之响铜佛像及其佛衣……”¹²

途经多伦诺尔时又呈进“无量寿佛和观音之吉祥响铜佛像各一尊、恰那多杰吉祥响铜佛像一尊。弥勒赤金佛像一尊，以及各佛像之佛衣……”¹³

“文殊菩萨大皇帝驾临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为众生祈求福祺，……献谢恩福瑞哈达，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页153，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② 前揭《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页199。

③ 前揭《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页203。

〔图一〕红铜镀金无量寿佛立像



扎西琍玛佛(扎什琍玛佛)三尊。”¹⁾

这些扎什琍玛像是六世班禅献给乾隆皇帝最为珍贵的礼物，表达了他无比的敬仰之情和初瞻天颜时的感动。目前故宫有明确题记的实物仅见9尊。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进献的白救度佛母像〔见表二〕。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六世班禅的四十二岁生日，恰逢班禅在京，乾隆帝准备为他举行隆重的贺寿活动，詎料十月二十八日班禅病倒，十一月初二日不幸圆寂。据此推断，这尊白救度佛母像，很可能是六世班禅去世前献给乾隆帝的最后一尊扎什琍玛像，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

达赖喇嘛进献的扎什琍玛，时间集中在晚清时期，虽然故宫现存的实物较少，但档案记录较为详细。“嘉庆七年(1802)正月初二日达赖喇嘛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银曼达一个，扎什利玛无量寿佛一尊……达赖喇嘛另进扎什利玛观世音菩萨一尊，扎什利玛释迦牟尼佛一尊……”²⁾。这是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在清制定治理西藏事务的二十九条《钦定章程》后进献的首份寿礼。《钦定章程》的制定，意味着驻藏大臣真正掌握了西藏的政治实权。

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嘉措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共向朝廷进献了至少9尊扎什琍玛像：“嘉庆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汗阿克旺咙多克嘉穆嗟恭谢天恩递丹书克进哈达二个，舍利子两粒，银曼达一个，扎什利玛无量寿佛一尊，扎什利玛释迦牟尼佛一尊，扎什利玛文殊菩萨一尊，扎什利玛观世音菩萨一尊，扎什利玛普贤菩萨一尊……”³⁾；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初二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汗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银曼达一个，扎什利玛无量寿佛一尊，金字无量寿经一部……；同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汗另进扎什利玛释迦牟尼佛一尊，扎什利玛观世音菩萨一尊……”⁴⁾故宫现有两尊九世达赖进献的无量寿佛像〔图一〕〔见表一和表二〕。

九世达赖时期著名的辅政喇嘛第穆呼图克图也进献了多尊扎什琍玛。第穆呼图克图，西藏工布地区第穆寺大喇嘛，共传九世。四世第穆曾于顺治九年随五世达赖喇嘛赴京朝觐。七世第穆于嘉庆

1) 前揭《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页268。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页210，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3) 前揭《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页236。

4) 前揭《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页241。

十三年任九世达赖喇嘛荣增师傅。十六年因协理商上事务有功，赏给额尔德尼诺门罕名号。第二年向宫中进献贡礼：“嘉庆十七年正月初二日，第穆呼图克图递丹书克进哈达一个，银曼达一个，扎什利玛无量寿佛一尊……”¹。嘉庆二十年九世达赖圆寂后，七世第穆任掌办商上事务，于二十四年圆寂。“第穆呼图克图系西藏之大呼图克图。此数年办理达赖喇嘛商上事务，尚属妥协，兹忽闻其圆寂，朕心甚为珍惜，著恩赏去哈达一方，绿松石数珠一盘，交玉宁等悬挂第穆呼图克图之灵塔，并著由彼处库项内赏给银五百两，令做好事。”²这也是清廷对其工作成绩的肯定。

三世扎雅班弟达进献的无量寿佛（见表二）是目前所见唯一的一尊来源于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扎什利玛像。根据清政府的规定：蒙古驻于沙漠南北之内札萨克四十九旗、归化城、阿拉善、喀尔喀等高级上层喇嘛分六个班次，每年以一班来京朝贡。喀尔喀地区规定9人参加。三世扎雅班弟达，转世于喀尔喀赛音诺颜汗部，乾隆三十八年（1773）坐床，同年进京朝觐。后又于乾隆四十年（1775）、五十年（1785）、五十二年（1787）、五十七年（1792）、嘉庆九年（1804），五次进京朝觐。

（三）转世活佛坐床时的献礼

在清代，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并颁发金册、授予金印后的转世活佛才有资格举行坐床典礼，典礼后活佛一般要派使者进京向皇帝献礼，以示臣服。同治元年（1862）四月十五日，八世班禅因坐床向宫中进献了五尊像，分别是长寿佛、观音佛、文殊佛各一尊及吉祥佛两尊。其中长寿佛和观音佛是进献给皇太后的佛像（表二），吉祥佛与文殊佛则是进献给同治皇帝的礼品，吉祥佛同时也是献给同治皇帝的寿礼。吉祥佛黄条写道：“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收杨长春交同胎利益佛一尊，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因坐床差巴雅尔堪布噶曲罗布藏曲批呈递丹书克呈进吉祥佛一尊”；文殊菩萨黄条写道：“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因坐床差巴雅尔堪布……圣安呈进文殊佛一尊。”

（四）叩谢天恩时进献的贡礼

清廷对喇嘛教上层人物优礼倍增，“褒赏礼遇，无所不至”。为了感谢皇帝的赏赐，大喇嘛们也不定期向皇宫进贡扎什利玛像。如“嘉庆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汗阿克旺咙多克嘉穆嗟恭谢天恩递丹书克进哈达二个，舍利子两粒，扎什利玛无量寿佛一尊，扎什利玛释迦牟尼佛一尊，扎什利玛文殊菩萨一尊，扎什利玛观世音菩萨一尊，扎什利玛普贤菩萨一尊……”³此条档案说明这些像既是九世达赖叩谢圣恩的贡礼，同时也是祝寿的寿礼，具有两重含义。最常见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接受赏赐后由本人进贡佛像来谢恩。如“同治元年三月，班禅额尔德尼因前次年班堪

¹ 前揭《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页240。

² 张其勤原稿、吴丰培增辑：《清代藏事辑要一》页390，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

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页236，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图二〕红铜镀金无量寿佛坐像



〔图三〕铜镀金无量寿佛

布带回赏赐物件叩谢天恩呈进文殊佛一尊”。另一种是他人替代被赏赐者向皇上呈献佛像来表示谢意。如“同治元年三月初九日，札萨克喇嘛罗布藏拉木结因赏赐班禅额尔德尼物件叩谢天恩呈进文殊佛一尊”。这是1862年八世班禅因同治帝登极进献礼品，得到朝廷的嘉赏后，罗布藏拉木结为感谢新帝对班禅的认可和支 持又向宫中进献了这尊像。

二 扎什琿玛造像的像式类型

故宫珍藏的扎什琿玛像从整体来说具有长方脸型、四肢及饰件敦实、胎体厚重、底座中央阴刻十字交杵图案、镀金鲜艳等共同特征。但从具体实物来看，不同时期的扎什琿玛呈现出丰富多变的像式类型，本文仅以变化最为明显的底座为准，归纳出如下几种：

A型：光素圆垫底座像。这是18世纪最典型最常见的一种像式，故宫有上百件，以镀金无量寿佛为主。无量寿佛着菩萨装，双手捧宝瓶，高法髻，戴单叶宝冠，双肩披蓝色发辫；胸前斜披宽帛，全跏趺坐，下着贴体长裙；佛面清瘦秀气，脸型较长。佛堂中多尊无量寿佛同堂供奉的现象较为常见。目前这类像仅见坐像〔图二〕。此外，还有少量的紫金像。

B型：单层仰莲座像。一种是底座为半圆型，莲瓣直接着地，扁平大莲瓣，无底边，莲叶顶向中间收缩。此类像式仍以无量寿佛为主。另一种是正圆束腰仰覆莲座，佛像肌肉饱满，肌肤细腻，装饰简约，或坐或立于莲蕾，莲瓣圆鼓，叶尖翻卷。护法像多配有背光。此像式有镀金、不镀金和银像三种〔图三〕。

C型：细密瘦长单双层莲座像。此类造像莲瓣细长、尖锐，大小双层莲叶排列紧密。细分为束腰双层莲座像、单层仰莲座像和单层覆莲座像三类。其中单层覆莲座像较为独特，莲瓣又尖又窄，多配背光，常见护法像。如马头金刚，盾形火焰纹背光，主尊高举宝剑，怒目圆睁，张口怒吼，脚踏二魔，作挣扎状，形态传神〔图四〕。

〔图四〕铜镀金马头金刚立像



〔图五〕铜镀金无量寿佛坐像



D型：双卵形单双层莲座像。双卵形单层仰莲座像莲瓣扁大，中间是用铜线刻画出的莲蕾图案，极富特色。双卵形双层莲座像有铜镀金和紫金两种〔图五〕。

E型：方形须弥台座像。这是扎什琿玛像的一个重要类型，造型高大，装饰繁复华丽，也是宫中造像借鉴较多的一种式样。常见无量寿佛像，其胸前斜披圣带，戴项圈、臂钏、手镯，佛冠处嵌满松石；头梳高髻，戴五叶金冠，头微下颌，双目低垂；身后配有高大的葫芦形状背光，宽松的裙边垂落方座中央〔图六〕。

F型：“工”字型底座像。“工”字形底座束腰正面有垂帘，两侧刻双狮像，底座上承椭圆或圆形单层或双层莲座，多配背光。以四臂成锁观音立像为例〔图七〕：方圆脸，面部镀金浓厚，戴精致的五叶小冠，左右手分别拿佛珠、金刚钩等法器；身着织锦缎八宝图案法衣。这是一尊制作和装饰工艺都十分考究的观音像，清宫专为此配双层亭式紫檀木龕，龕后题写文字：“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钦命阿旺班珠尔胡土克图认看，供奉大利益扎什琿玛四臂成锁观世音菩萨。”目前，故宫镂空“工”字形方台座像较多见，通常在台座正面的底沿处题刻年款，并配各式背光。

H型：双层厚垫式方座像。以祖师像为主，写实性强，有的配有镂空刻缠枝莲图案的背光，多数无背光，象征坐禅修行的厚垫上一般有方格或花朵纹饰作点缀。17—18世纪藏品具多〔图八〕。

〔图六〕铜鎏金无量寿佛坐像



〔图七〕铜鎏金四臂成镇观音立像

三 扎什琿玛造像的艺术成就及对清宫造像的影响

扎什琿玛是故宫目前所藏像式多样、数量居多的西藏进贡佛像。虽然这类造像在工艺水平、古典神韵方面不能同早期尼泊尔风格造像相比，但其整体造型大方，做工讲究，风格别致，在十七世纪后西藏造像整体工艺水平下降的时期，扎什琿玛像仍保持了较高的艺术水平，成为整个清代最具影响力的造像代表之一。

1、扎什琿玛自身风格的演进，促进了藏传佛教雕塑艺术最后一个辉煌时期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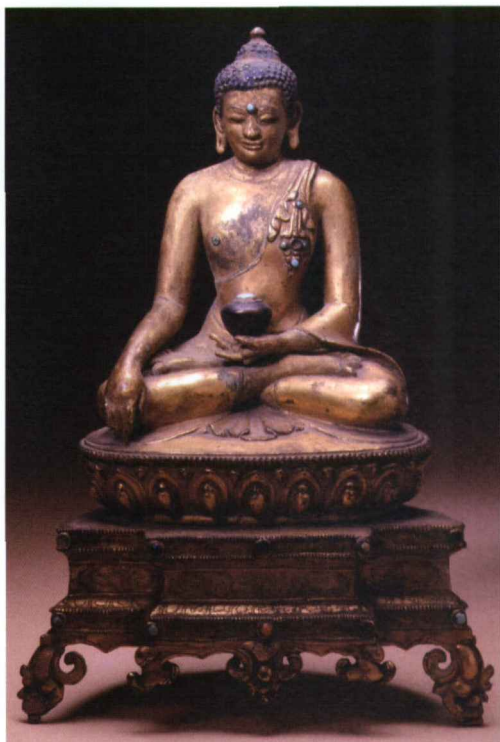
15—16世纪，是扎什琿玛风格的形成初期，也是扎什琿玛造像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个时期。由于扎什伦布寺琿玛是在元明两代铸造佛像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又有境内外优秀的工匠加盟，使扎什琿玛从制作之初就具备了很全面的铸造技术。这一阶段扎什伦布寺主要以仿制尼泊尔、印度等地的作品为主，佛像工艺精细，神形兼备，使这一时期的扎什琿玛像带有明显的尼泊尔或印度造像的特点。如红铜镀金释迦牟尼像〔图九〕，佛像躯体造型准确，薄衣贴体，肌肉饱满有力，莲座下承三足高台，体现出浓厚的印度帕拉风格造像的特征。但佛像的白毫、身体及高台上嵌绿松石与珊瑚的作法，则又显露出西藏本土的特点。故宫至少有八尊15—16世纪的扎什琿玛像，风格各异，技艺圆熟，生动自然，是西藏早期铜像中的精华之作。自17世纪中叶起，黄教格鲁派的崛起带动了整个西藏宗教艺术的繁荣发展，西藏中部主要艺术中心的影响迅速扩展到东部和西部各派系中，甚至远至古格和拉达克的一些地方，以及更为遥远的蒙古和内地。藏中地区的扎什伦布寺是当时全藏区佛教造像艺术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雕塑、绘画技艺高超，流行地域广泛，直接影响到了宫廷和内蒙等地铜佛造像的工艺及风格趋向。这时的扎什琿玛像本土化特征更加突出：脸形长方、清瘦、额部宽大，鼻子呈三角形；背光厚重、底部刻十字杵图案。最明显的是此一时期的扎什琿玛将西藏和内地造像的特点都融入其中，像式变化丰富多样，迎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黄金时期。18—19世纪，尤其在19世纪前后，扎什琿玛像趋向工艺简化、镀金偏绿黄、佛像身体比例不再精确合度，题材变化大，造像过于追求程式化而显得呆板。完全没有早期造像那种生动、逼真、自然传神的艺术气韵，其

粗糙的工艺和过分简化的装饰手法，表明扎什伦布寺的造佛技艺水平已经趋于衰退。扎什琍玛艺术风格的形成、发展、衰落的轨迹，也是清代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历程的完整体现。15—17世纪也是藏传佛教艺术的成熟期，扎什琍玛在这一时期的繁荣，既是元明时期优秀造像艺术的延续，又是清代雕塑艺术成就的突出体现。

2、扎什琍玛的独特含义及完备成熟的铸造工艺，使它成为西藏向内地传播佛像艺术的重要载体。

扎什伦布寺为班禅送礼和寺院供奉所需每年要制作大量的扎什琍玛像，同时，拉萨的达赖喇嘛、济咙胡图克图，北京的章嘉，青海的阿嘉、拉科，蒙古的扎雅班递达，甘肃的扎木杨等胡土克图也分别进献了这类像。虽然这些像与西藏像略有差别，但从总体特点来看，仍不出扎什伦布寺系统。究其原因：扎什琍玛作为西藏琍玛造像中的著名佛像，在长期频繁的交流中从西藏流传至甘青蒙等地区，这些地区又将其作为珍贵的礼物珍藏或进献给皇宫；另一种可能是各地的宗教首领在扎什伦布寺作坊定做的佛像，主要为送礼所备。“唐古特语扎什者，华言福寿也；伦布者，华言须弥山也。扎什伦布，言其福寿如须弥山之高大也。”^①因“扎什伦布”四字在藏语和佛教教义中所代表的美好寓意及扎什伦布寺琍玛极高的知名度，使它们成为各地喇嘛朝觐时首选的珍贵礼物，尤其成为喇嘛们祝贺皇室成员寿辰时最为恰当的寿礼。古往今来，追求世寿永恒、无限延长是每个帝王的意愿。清宫每遇皇帝和皇太后的重要寿辰，都要举行一系列的祝寿活动，还要制作大量的与增福延寿相关的吉祥佛像——无量寿佛，而京城内外的王公大臣也纷纷敬佛像以祝长寿无疆。乾隆在《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碑记》中也明确表达了长寿的愿望，“圣寿本无量，更有无量加。无量复无边，万万千千岁。”^②故佛教中喻意长寿圆满的无量寿佛也是宫中制作最多和供奉最为频繁的佛尊。乾隆时

〔图八〕铜镀金格鲁派祖师像



〔图九〕铜镀金释迦牟尼像

①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页465，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前揭《清政府与喇嘛教》页364。

〔图十〕紫金宗喀巴像



的档案中有关制作无量寿佛的条目比比皆是^{〔1〕}，几乎贯穿整个乾隆朝，可见无量寿佛铜像的制作一直伴随着乾隆一生。鉴于同样的认知，将两重吉祥含义结合于一一起的扎什琿玛无量寿佛像则成为皇帝万寿节时各地呈送最多的佛像，那些宗教首领、大臣们在皇帝寿辰之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进献这类佛像，迎合皇室崇佛和追求长寿的心理需求。

3、扎什琿玛像为清宫创新造像种类提供了最丰富多样的标本。

清宫造办处除仿做扎什琿玛用于供奉外，还将其作为创新造像工艺的参照样本，紫金琿玛像就是很好的例证。紫金琿玛被认为是西藏最贵重神圣的佛像种类，选用铜、银、赤金、钢等多种贵重合金材料铸造，色泽黑紫，闪荧光，名贵而又极富特色。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带来的紫金琿玛造像引起乾隆帝的极大兴趣，并在宫中造办处仿做^{〔2〕}。故宫梵华楼内供奉有六世班禅进献的12尊扎什琿玛像，之外还有一尊宗喀巴紫金像，面长圆，温厚慈祥，结趺跏坐，双腿遮于袍下，头顶上空处有十二位上乐金刚银像。背光由繁茂的莲花枝叶组成，镶嵌各种珠宝。宗喀巴所坐狮子方

座正上方刻“大清乾隆年敬造”款，背光后面刻汉、满、蒙、藏四体铭文，汉文：“乾隆四十六年岁在辛丑冬十月吉日，奉旨照西藏扎什伦布式成造紫金利益琿玛宗喀巴，永兴黄教，普证圆成，吉祥如意。”〔图十〕这尊像是造办处依照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来京时献呈的金宗喀巴像仿作而成，除所用材质不同外，紫金像省去了许多繁复的配饰，简洁精致。这也是清宫制作紫金琿玛像的开端，因其一开始就以扎什琿玛为样式，所以清宫的紫金琿玛像从制作最初就打上了深深的扎什琿玛像的特征。扎什琿玛的E类像式也被清宫大量模仿。如佛日楼内的一堂17尊像，共同点是佛像身后为头光和身光相连的葫芦形火焰纹背光，方形中空须弥台座，从整体上突出了扎什琿玛比例匀称、鲜艳明亮等特征，但又不是完全的照抄，而是融入了很多清宫的艺术风格，如佛像脸型不再拘泥于偏长方型，而是丰满的圆型，下巴尖细，而且佛像面部表情刻画生动；如佛母有的侧首窃笑，有的低眉沉思、有的惊恐万状，有的愤怒无比〔图十一〕，如此生动的刻划手法体现了乾隆

〔1〕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交铜胎无量寿佛十九尊，传旨照样添做六十二尊成八十一尊；乾隆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交铜镀金无量寿佛一百八十尊；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交铜无量寿佛八十一尊；乾隆六十二年十二月十日交无量寿佛五十六尊等等。

〔2〕 罗文华：《清宫紫金琿玛造像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

大胆的造像创新思想，摆脱了清宫佛堂千佛一面完全程式化的常规做法，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佛像衣纹纹饰及背光刻划的汉地龙凤图案、圆型花瓣形嵌石耳环、扁宽的项链等，这些或许都是多变的扎什琍玛样式带给乾隆皇帝佛像铸造方面的灵感。扎什琍玛像中很具特点的A类无量寿佛像式，也是铸造紫金琍玛时借鉴最多的，这些都是清宫廷模仿西藏作品的重要实例”。

4、扎什琍玛从文化与历史的多层面，证明了西藏与祖国内地血脉相联，各民族文化之间水乳交融的紧密关系。

明清时期汉藏文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越以往各时期，尤其乾隆时期，汉藏关系进一步密切，内地与西藏的交流畅通无阻，一批又一批的藏传佛教僧人到内地朝觐或弘法，将具有鲜明藏民族宗教和文化特色的雕塑艺术带入内地，促进各地宗教艺术达到全方位融合，故宫珍藏的扎什琍玛像就是将这种交流延续下来的重要载体。六世班禅来京是清代及民族、边疆史中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对稳定蒙藏地区局势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宫的扎什琍玛正是这一时刻给我们留下的永久性纪念，是汉藏满文化交融相长的生动体现。从现存实物和档案资料来看，故宫现存的进贡佛像中几乎包括了西藏的各类琍玛像，其中只有扎什琍玛每年每次都有呈进，从未间断，成为整个清代进贡佛像中的标志性作品。最初，扎什琍玛同其他琍玛一样，只被视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常规进贡物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扎什琍玛所代表的永恒不变的吉祥含义、神圣的宗教内涵和与众不同的精湛工艺都为皇室所喜爱。它不仅成为重大历史时刻不可或缺的贡品，更成为皇帝与各地宗教首领情感联络的纽带；不仅体现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关系，更反映出文化上、精神上的密切联系。更难能可贵的是，故宫的扎什琍玛像大多数保留了黄条及铭文题记，即使是清宫的仿制作品多数也附有完好的题记。这些高僧喇嘛的鉴定痕迹，可靠性强，可作为鉴别同类或相关佛像的参照物，尤其对目前极少有题记的西藏佛像断代、分类等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图十一〕铜鍍金白傘蓋佛母像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部]

(责任编辑：杨丽丽)

〔1〕 王家鹏：《藏传金铜佛像传统分类例证》，《故宫学刊》总第1期，2004年1月。

Images of a Canine Deity in Chinese Zoroastrian Art

Teng Lei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096 to 105.

ABSTRACT: Zoroastrians held the dog in high regard, and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the dog also occupied a significant place. On the basis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Xianjiao (Zoroastrianism or Mazdaism) newly discovered in China, the author presents a discussion of canine images in ancient Xianjiao art, and distinguishes three types of canine image that appear in the Chinese materials: ordinary images of a canine deity; a winged canine deity; and the *senmurv* or dog-headed bird deity. These may cast light on the process of Zoroastrianism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interchange.

KEY WORDS: Zoroastrian art; dog;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action.



Origins and Typology of Zhaxi-lima Sculptures in the Qing Palace Collection

Ma Yunhua

The article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06 to 119.

ABSTRACT: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rich imagery and exquisite workmanship of Zhaxi-lima figures give them a unique place among Buddhist statuary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 and most bear a yellow imperial inscription. The author embarks on his study by first examining these inscriptions and correlating them with archival sources, and then closely studies their origins, types and subject matter. These figurine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tyle of Buddhist statuary in the Qing palaces and played a major role in forg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KEY WORDS: Qing palaces; Tashilhunpo monastery; Zhaxi-lima; tribute; image forms.